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端午粽情憶流年

崔漢朝

端午, 空氣中浮動著艾草的清香, 街角巷尾, 粽子攤前人頭攢動。我買了一隻粽子, 目光落在那青翠的粽葉上, 思緒便如斷了線的風箏, 飄飄搖搖, 飛回了遙遠的童年。

記憶中童年的端午, 總是伴隨著祖母忙碌的身影。節前好幾天, 她就開始張羅了。她取下掛在土牆壁上干粽葉, 這些粽葉經過時間的沉澱, 顏色已由鮮綠轉為淡淡的墨綠, 卻依然散發著獨特的清香。祖母將它們一片片在清水中浸泡、刷洗。糯米提前淘洗乾淨, 浸泡一整夜, 待到粒粒飽滿, 瑩白如玉。還有那紅亮飽滿的紅棗, 或是肥瘦相間的五花肉, 祖母都精心挑選。

包粽子得時候, 祖母搬個小馬扎坐在院中, 面前擺著泡好的粽葉、一盆糯米和餡料。我則像個小尾巴, 屁顛屁顛地跟在她身後, 看著祖母包粽子。

她的手指粗糙靈巧。她取出兩三片粽葉, 輕輕一卷, 便成了一個漏斗狀。她先鋪一層糯米, 再放上一兩顆紅棗或一塊醃好的小肉塊, 最後再蓋上一層糯米, 壓實。然後, 她手指翻飛, 折疊、包裹, 再用細細的麻繩一圈圈纏緊, 打上結, 一個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型了。

粽子包好後, 下鍋烹煮。一口大鐵鍋, 灶膛裡的柴火燒得旺旺的, 鍋裡咕嘟咕嘟地冒著熱氣, 粽子的香氣便一絲絲、一縷縷地從鍋蓋的縫隙裡鑽出來, 瀰漫了整個房間。那股香氣, 混合著粽葉的清香、糯米的甜香和餡料的醇香, 對於年幼的我

來說, 是世界上最誘人的味道。

粽子出鍋了! 熱氣騰騰的粽子被撈出來, 晾在竹匾裡。祖母用筷子夾起一隻粽子放在碗裡, 撥開粽葉, 露出裡面油亮晶瑩的糯米, 或是甜糯的紅棗, 或是鹹香的肉塊。咬上一口, 糯米的軟糯, 粽葉的清香, 餡料的滋味在口中交織, 那一刻, 彷彿擁有了全世界最珍貴的東西。

端午節, 除了吃粽子, 祖母還會在門上插上艾草和菖蒲, 那股濃烈的藥草味, 如今想來, 也是一種獨特的端午記憶。

童年的端午, 沒有如今市面上琳琅滿目的粽子口味, 有的只是祖母親手包的粽子, 和那份濃濃的、化不開的親情。粽子, 包進去的是食材, 煮出來的是歲月, 吃下去的是幸福。

如今, 祖母已經離開多年, 我也早已長成人, 離開了那個充滿回憶的土屋小院。雖然城市的端午節, 商超粽子品種繁多, 包裝精美, 卻總覺得少了些什麼。或許是少了那份親手製作的溫度, 少了那份翹首以盼的期待, 更少了祖母那慈祥的笑容和溫暖的叮嚀。

又是一年端午, 我學著祖母當年的樣子, 買來了粽葉、糯米和餡料, 試圖復刻記憶中的味道。

然而, 無論我如何努力, 包出的粽子總不如祖母包的煮出的味道那麼香甜。至今想起來, 或許, 有些味道, 是時光和愛意共同釀成的。

端午節來臨, 那粽葉的清香總會準時喚醒我心底歲月最溫柔的記憶。我總會想起曾經的土屋小院, 灶台邊忙碌的祖母, 想起自己垂涎欲滴的饑餓。粽情滿滿, 沉澱心底, 成為我生命中永恆的甘甜。

這粽情, 纏繞著流年, 溫暖著歲月, 讓我在每一個端午, 都能重溫那份最純粹的幸福。

瓶中之燈

李海彬

夏夜的螢火蟲是從河溝深處浮起來的。先是蘆葦根那裡冒出一點綠, 接著草叢裡亮出兩點, 等到天黑透, 整個溝谷都閃起來, 東一點西一點, 像有人把玻璃珠子撒了一地, 點點發著綠。

裝螢火蟲的瓶子是水果罐頭瓶, 鐵皮蓋子上印著橘子瓣。母親洗乾淨了用來裝鹽, 夏天被我偷出來, 灌上水養過蝌蚪, 空出來, 正好捉螢火蟲。河溝在村子西邊, 夏天水渾黃, 急急地往河衝, 露出黑泥, 泥裡冒出一股腥甜氣。兩岸的蘆葦和野草長得密, 螢火蟲多停在下層的草葉上, 飛得慢, 一閃一閃, 像草葉裡透出的光。

捉螢火蟲不能急。看見一點綠光停在草葉上, 手要從兩邊慢慢包過去, 像捧一手水, 指縫漏一點, 它就飛了。

捉住的螢火蟲在草心裡爬, 腳上有細毛, 沾著草屑, 手心能感覺到它爬, 癢絲絲的。輕輕放進玻璃瓶, 瓶壁冰涼, 它一進去就往上爬, 螢光在瓶底一明一滅。河溝裡的螢火蟲多, 但也不是遍地都是, 要順著水邊摸, 腳陷在泥裡, 拔出來帶一股黑漿, 腳趾縫裡塞滿了, 泥是涼的。有時螢火蟲停在蘆葦葉背面, 正面看不見, 手撥過去, 飛起一隻, 綠光慢吞吞地飄起來, 又落進更深的草叢裡。運氣好的時候, 一片草葉上停兩隻, 一手一隻, 瓶子很快就亮了。

攆夠三五隻, 瓶子就亮了。不是電燈那種亮, 是綠得發涼, 看久了, 眼裡都是綠的。母親催著睡覺, 我把瓶子掛在蚊帳鉤上, 螢光隔著玻璃, 在帳頂投下一小片綠。鉤著看, 光一閃一閃, 看久了, 眼睛花了, 帳頂的綠影就移到被面上, 跟著呼吸一起一伏。蚊子照樣在耳邊叫, 該咬還是咬, 螢光不管用。

半夜裡醒來, 瓶子暗了。螢火蟲在瓶底趴著, 擠在一處, 光變得微弱, 像快燒完的火柴頭。它們偶爾動一下, 螢光就亮一下, 馬上又暗下去。我盯著看, 它們趴著不動, 殼是軟的, 像一口氣就能吹死。我爬起來, 擰開瓶蓋, 把瓶子伸到窗外, 瓶口斜斜地伸出去, 輕輕一碰。螢火蟲不急著走, 在瓶口停了一會兒, 一隻先落出來, 另外兩隻跟著。它們飛得很低, 螢光一閃, 一閃, 落到院牆根的草叢裡, 看不見了。

我提著空瓶子回屋, 躺下。河溝裡的螢光從窗口浮進來, 一閃一閃, 比瓶子裡亮得多。遠處蛙聲沒斷。那瓶子空了, 還掛在蚊帳鉤上, 風從窗口進來, 瓶子在鉤上晃了晃, 月光穿過瓶壁, 瓶底那幾粒鹽——母親裝鹽時剩下的, 被水漬開又晾乾, 白花地亮了一下, 又暗了。

一缸生命的啟示

畢義勝

辦公桌旁的置物台上, 擺著一隻三十公分長的小魚缸, 孔雀魚終日在水草與鵝卵石間游來游去。閒時靜靜地看它們追逐嬉戲, 便成了我工作疲憊時的慰藉。

累了的時候, 摘下眼鏡靠近魚缸, 魚群總會一窩蜂地圍攏過來, 隔著玻璃探頭張望。那模樣像極了我兒時趴在豬圈邊餵豬, 揮一把青草, 豬兒便會哼哼唧唧地搖晃著身子湊上前, 眼巴巴地盯著手裡的草。捻少許魚食撒向水面, 群魚爭相搶食, 又像極了豬圈裡的那些豬。都說魚的記憶只有七秒, 可這份朝夕相伴生出的親

近, 總讓人心頭微微發暖。

孔雀魚的壽命不過三年, 卻格外好養。不用增氧, 不挑飼料, 只要水質清澈, 就能悄無聲息地繁衍。缸裡從最初的七條小魚, 慢慢繁衍成這大大小小的缸。缸小魚多, 有時也分給同事們幾條, 不過這方小小的水域, 始終保持著一汪熱鬧。

生老病死本是常事, 魚也是一樣, 可近幾天缸中接連出現死魚, 讓我心底有些不安。變故要從兩周前說起, 那日飯後路過水族館, 五顏六色的孔雀魚格外亮眼。想著我那缸裡的魚兒顏色太單調了, 正好多添上幾種顏色的魚, 改善一下缸裡的觀賞效果, 於是便挑選了三條紅色、兩條綠色的帶回來。五條新魚入缸後靈動活躍、四處穿梭, 非常顯眼, 也給原本的群體增添了不少活力。

意外很快接踵而至。第二天清晨, 三條紅魚裡最大的那條莫名不見了蹤影, 我尋遍魚缸四周、桌縫角落, 始終一無所獲。沒過兩天, 又一條綠魚沉在缸底, 早已被缸中小蝦啃成骨架。那時我只以為是新魚水土不服, 並未放在心上。

一周後, 真正的災難悄然降臨。相伴已久的老魚開始接連死掉, 孱弱的幼魚

肚皮乾癟, 浮在水面像零落的枯葉; 而後是常年繁育魚苗的母魚, 靜靜側翻在鵝卵石旁, 魚鱗無力地耷拉著。短短幾天, 往日熱鬧的魚缸便冷清清了大半。

我仔細查看水質, 水體依舊清澈, 接連換水、投放藥劑, 又將倖存的綠魚單獨隔離, 想盡辦法補救, 可缸裡的老魚仍在不斷死去。最後一條老魚肚皮朝上漂在水面時, 那些悄無聲息繁衍了幾年的小生命, 終究沒能敵過一次輕率的「改善」, 整只魚缸徹底沉寂下來。

我這才猛然記起水族館老闆的叮囑: 新魚最好單獨養一周再合缸, 用你魚缸裡的水讓它適應一下, 要防止病菌帶入你的魚缸。原來那些美麗的新魚, 帶來的不只是繽紛色彩, 還有無形的隱患。

一缸相伴數年的生命, 因一時興起的念頭徹底消散。本想為單調的魚群添幾分色彩, 卻輕率引入外來生命, 打破了一方小世界的安寧。望著寂靜的魚缸, 心中滿是愧疚: 一次隨性的改變, 一場莽撞的嘗試, 釀成了這場無聲的悲劇。這方小小的魚缸, 恰似一面鏡子, 照見我一時衝動的疏忽。

也讓我懂得, 世間每一份安穩平和, 都經不起貿然的打擾。



盧遠藝捐菲中電視臺

菲中電視臺訊: 本臺顧問盧遠藝先生令慈盧府陳太夫人諡秀戀(石獅永寧沙美村),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七時二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積閱九十三高齡, 於六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盧遠藝顧問孝思純篤, 事親至孝, 雖守制期間, 仍不忘慈善公益, 特捐本臺菲幣一萬元, 以作福利金用途, 仁風義舉, 堪殊欽式, 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盧遠藝捐致公黨總部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 本總部盧常務顧問遠藝大哥令慈盧府陳秀戀義老伯

母,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七時二十八分, 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九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盧常務顧問遠藝大哥事親至孝, 秉承令慈樂善好施之美德, 熱心社會公益事業, 關心本總部福利。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 特撥出菲幣壹萬元獻捐本總部充作福利基金, 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 並申謝忱。

王樹權逝世

菲律賓車器商同業公會訊: 本會名譽理事長王樹權老先生(晉江金井鎮瀛洲村), 勤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下午六時二十八分壽終於 MAKATI MEDICAL CENTER, 享壽八十有三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本會聞耗, 深表哀悼, 並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勉其節哀順變。

爰訂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廿二日(星期一)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凡吾會職會員, 屆時務希出席參加獻花祭禮及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執紼行列, 以表哀思, 而盡會誼。

陳鴻儒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 僑商陳鴻儒, 鴻書, 鴻甫令慈, 亦即故陳源西令德配一陳府鄭太夫人諡雪霞(晉江市深滬鎮坑邊路)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四十分壽終內寢, 享壽九十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PRIMROSE 靈堂, 擇訂六月廿五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出殯茶毗於聖國聖樂堂。

王樹權逝世

和記訊: 僑商王樹權老先生(原籍晉江金井瀛洲)亦即王煥雄, 芋蘭, 培倫賢昆玉令尊,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下午六時二十八分壽終於 MAKATI MEDICAL CENTER, 享壽八十有三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六月廿三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

菲律賓濱車器商同業公會 執紼通告

為通告事: 本會名譽理事長王樹權老先生(晉江金井鎮瀛洲村), 勤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下午六時二十八分壽終於 MAKATI MEDICAL CENTER, 享壽八十有三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本會爰訂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廿二日(星期一)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凡吾會職會員, 屆時務希出席參加獻花祭禮及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執紼行列, 以表哀思, 而盡會誼。右通告

理事長: 李德鑫
副理事長: 蔡宗俊
執行副理事長: 蔡榮幸
副理事長: 余培僑
秘書長: 蔡宗偉
秘書: 許冬松
秘書: 黃仁強
秘書: 蔡樹民
秘書: 林培銘

本會全體職會員
秘書長: 蔡宗偉
秘書: 許冬松
秘書: 黃仁強
秘書: 蔡樹民
秘書: 林培銘

訃告

陳鄭雪霞

(晉江市深滬鎮坑邊路)
逝世於六月二十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PRIMROSE 靈堂
出殯於六月廿五日上午十一時

王樹權

(晉江市金井鎮瀛洲村)
逝世於六月十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101號靈堂(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擇訂六月二十三日九時出殯

旅菲瀛洲同鄉會 獻花通告

為通告事: 本會永遠榮譽理事長王樹權鄉賢(晉江金井鎮瀛洲村)引後火燒份,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下午六時二十八分壽終於 MAKATI MEDICAL CENTER, 享壽八十有三高齡。與世長辭, 老成凋謝, 痛失良才,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懷念樹權鄉賢生平愛鄉愛會如家, 德高望重, 對家鄉、鄉會, 樂善好施。本會訂於六月廿二日(星期一)晚上七時在其靈前舉行鄉祭禮, 恭請全體理事理事會服自動準時參加及越日執紼送殯行列, 而盡鄉誼, 以表哀悼。
右通告

理事長: 王芳華
副理事長: 王名渠
執行副理事長: 王珍藝
副理事長: 王仲偉
秘書長: 王垂時
秘書: 王垂時
秘書: 王垂時
秘書: 王垂時

本會全體職會員
秘書長: 王垂時
秘書: 王垂時
秘書: 王垂時
秘書: 王垂時